



11

网络江湖系列之三

我自笑看长风起

玄幻·科幻·异侠·异能
再创武林辉煌战绩

网络江湖系列之三 ⑪

我自笑看长风起

讳语者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自笑看长风起/讳语者 著——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

ISBN7-225-01043-3/I·64

I. 我…… I. 讳…… II. 长篇小说, 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 (01)第 45676 号

网络江湖系列之三 ⑪ 我自笑看长风起

作 者： 讳语者

责任编辑： 李 伟

封面设计： 胡 敏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青海人民印刷厂

印 数： 2000 册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5-01043-3/I·64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 容 提 要

风云变换，且看世间谁主浮沉。

仗一身所学、胸中天地，要在这时光里留下我一生足迹，哪怕荆棘遍地。

人生不外区区几十年，若是将我这一腔的欲望埋藏地下，却叫我怎么能舍得灿烂青春，那些岁月里的狂想，那些月亮底下所做过的梦，许过的愿，动过的心，爱过的人。

天下是我的天下，我自有我自己的天下，却何必要去理会他人的眼光。

野心、欲望在体内沸腾，那是因为我尚未得到；无情、背叛是地上的凄凉，踏过去，只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

我自笑看长风起，一卷恣意的人生，不叫这世间的一切羁绊自在的脚步，已迎着长风徐徐展开。

目 录

第一章	梦与非梦	1
第二章	去留之间	8
第三章	岁禾节的纪念	16
第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5
第五章	初遇强敌	34
第六章	二日之约	43
第七章	紫气东来	52
第八章	何当共剪西窗烛	62
第九章	护花	72
第十章	平生无忌只为谁	81
第十一章	一剑寒秋	91
第十二章	一啸风云动	100
第十三章	为君谈笑可破敌	109
第十四章	攻心为上	119
第十五章	强虏灰飞烟灭	128
第十六章	朝来寒雨晚来风	138
第十七章	惊天之秘	148
第十八章	男儿何不带吴钩	160
第十九章	大战前夕	171

2 目录

第二十章 公主近卫军	183
第二十一章 神秘刺客	194
第二十二章 神秘刺客	204
第二十三章 伊人情深	214
第二十四章 一剑横断沧浪水	225

第一章 梦与非梦

他的头轻枕在桌上，眼中还是那窗台上的阳光。阳光清淡，便一如这流水年华，而窗外风起，枝拂叶动，似乎那些心中的波澜。

黑色的发丝披落脸上，那眼眸中流转的光芒，有些儿寂寞的味道。长袍如雪，微风从竹窗中吹来，衣衫微微起伏，落下一地明暗的光影。

他叹了口气，缓缓起身，径自在房中踱步。“即便我再有何等荣光，却有什么用。”他握紧双手，似乎回到了那个微风荡漾的清晨。

有那么一阵风吹过脸庞吹拂我的发丝一阵风似乎你从旁边经过一些季节里的变动贴合了你侧脸的轮廓你转眸的流采却如一朵纯净的百合而我欢喜的心头只剩了

朵百合

※

※

※

那天的风很淡，丝丝缕缕的云便垂挂在天际，阳光也很淡，时间还早，学院里的路上人少得可怜。他主修的是武技，兼修魔法与道术，即便是在长风学院这样的精英当中，能同时兼修数种技艺且各有出众之处的学生也为数甚少，因而被誉为学院的希望之星，校方也极为重视，给予许多便利，否则以他的家境，怎有可能在长风学院这样的顶级学府就学。

他一向喜欢在清晨冥想，在那破晓之际，乍阴还阳的天地之间，精神力的锻炼便也容易有进境。就在一口气将吐未吐之际，他的眼睛缓缓睁开，然后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她的身影在林间穿过，紫色的衣衫在微风中轻轻拂动，仿佛一朵紫罗兰，在这样一个寂静的时刻自在地绽放，阳光从林叶的缝隙中洒落，流淌过她的脸颊，照亮了她脸上微微的绒毛，微侧的脸庞有种奇异的忧伤。

那一刻，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打了一下，

好痛的感觉，他的呼吸为了她而屏抑，就象在梦中，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不敢有丝毫动作，怕打碎了这么美丽的梦境。于是他保持着这么一个姿势，看她轻巧的脚步在林间穿过，直到纤巧的身影消失在竹林尽头。

他忽然记起了这首诗，他想他看到了百合花，那朵纯净的百合花，在风中流采依然。

任天翼踏着匆匆的步伐而来，他的心里正大惑不解，那小子今天早上没来上课，这可是极为罕有的事情，要知道易风扬可是学院里老师看重的好学生，平日里从未旷课，今天不知发了什么邪，居然连着旷了一个早上的课。

“真是岂有此理，居然逃课也不叫我。”任天翼的嘴中念念有词。

远远地看见了易风扬的狗窝，任天翼的双手不由大为发痒，“嘿嘿嘿嘿，这下你可惨了，疾风之手——爆。”他的两只眼睛都挤到了一起，奸笑声中似乎已经见到了易风扬的凄惨下场。

砰，在这个风系魔法的力量下，易风扬小窝的竹门差点没被吹到天上去，屋中仅有的几张桌椅也和墙壁来了个亲密接触，正在踱步的易风扬也未能免遭蹂躏。易风扬

的脸都变了，本来还在与梦中人物欲断还休的当儿，却被一阵狂风从天而降，卷走了所有希望，简直是此仇不报非君子。一声凄厉的尖叫过后，门外雷电交加，传来了一阵香喷喷的烤肉味，某个人形怪物趴在地上伤心欲绝，泪如泉涌：“易天扬，你好狠的心哪，呜呜呜，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源江水从天原城的左侧缓缓流过，浩浩荡荡，直奔东南方向而去，一路上流经冲雨、武岭、龙园等大小 20 余个城镇，横穿整个天南平原，是帝国南部最重要的水路命脉，她承担了南方几乎 $3/5$ 的水运，是一条黄金的生命线。源江把南方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片的经济区，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帝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战役中有一半以上是围饶着争夺这一条大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正是由于这一条江河的辐射力量的存在，才会使得帝国历经 170 多年的风雨而依然屹立不倒。东原帝国定都于天原城也正是出于这点考虑。

任天翼高卧树上，两条长腿翘得老高，顺着树枝的晃动而左右摇摆，一副写意非常的样式。他长得颇为俊俏，眉高额广，双目清远，嘴角挂着一丝懒洋洋的笑意，是那

种极具女人缘的类型。他望着背靠江边巨石而坐的易风扬，收敛起了那一贯的不羁表情：“她走了？”

易风扬长身而起，面对茫茫的水波，负手而立，水天共一色，有几只水鸟在波上追逐，江风迎面而来，吹得他长发飘扬，那说不出的孤傲里却是说不出的寂寞。

易风扬露出一丝苦笑，叹道：“你说对了，我们这种无名小子，又有何资格去追求她呢，哈哈，早知是这种结局，为何我当初却还如此不顾一切，是否我不甘心呢？”

任天翼从树上一跃而下，似乎御风而行般滑翔到易风扬身旁，沉声道：“错了，不是你不甘心，大丈夫生子天地之间，即有满腔才学，就当挥洒于世间，岂可空负大志。”他转头望住易风扬，眼中分明有黑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别人可能不知你，我却知你心中抱负，岂是凡俗之辈所能比肩。”

他迎着风，深深地、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一刻天地似乎都听见了他的心跳，那么热烈、那么狂放的律动：“我自以为身有雄才，当以一身所学纵横这大好世间，是以别国远行，来这东原历练，恰逢恩师白天河指点胸中所学，与兄一道激扬意气，真是畅快啊。我父原为明炎国

辅国大臣，却为虚名利禄所困，不知这世间争斗凶险，为人所算，我幸得人相救，自此明悟。这锦绣河山正是我欲紧紧掌握之物。”

他长长吐出一口气，面上满是激动之色，正声道：“然兄何等人物，我自问知之甚详，你我都是一样的人，从不甘为人下，便是这老天，你我也敢去动他一动，更何况区区世俗间的豪门望族。人之一世，纵不能万古不朽，也当掌握乾坤，翻手为云覆手雨。”

易风扬负手立于凉风之中，源江从他身旁缓缓流过，一去再也无回头之日，满目江波，苍茫暮色，不禁有一种天地为大我独小之感，仰望天际，那一片壮阔的空间，生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的悲凉情怀。

江风吹得他头巾猎猎作响，脸上隐隐有种透明的光泽流动，易风扬长吸一口气：“或许你说得对，人生在世苦短，自当追求一切美丽的事物，即使结局不如我所愿，也可告慰，又去想他那么多作什么，是我错了。”易风扬双目深情地凝望着江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天翼想是要走了吧，不然也不会如此失态。”

任天翼微微一笑，低声道：“还是风扬知我心事，昨日

我义父托人捎来一信，信中只有7字‘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已今日收拾好回去，只是想起与兄一别，却不知要到何日放能相见了。”他举头遥望青天，“更何况再见之日，亦有各人立场区别，却怕是刀光剑影，只是到了那时，我却不盼风扬留情于我，风扬想必也有同感。”他的声音到了最后几字已有铿锵之意。

“老师那儿我会代你说明，学院里自有老师打点，你可放心。”易风扬沉静如故。

任天翼转眸望住眼前之人，大有赞赏之色，微微拱手：“且住，不必相送。”吸口气，身形忽然离地而起，轻如鸿毛般随风而行，就这么在林间隐没。若是有人看到这一幕，只怕要惊骇莫名。他虽是一个随风而起的动作，但如此自然圆满浑无间隙的过程却绝非风系魔法的漂移可以完成，但若说是轻功又叫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个这么年轻的男子身上。无物无我，共自然同呼吸，是多少武者的难以达成的梦想。

易天扬默立半刻，往林中望了一眼，不再回头，直向天原城大步而去。他的衣衫在风中飘拂不定，自有一种孤傲不群。

第二章 去留之间

雨声淅沥，下了已有一阵了。屋檐上滚珠落玉，纷纷扬扬地融入了台阶上肆意流散的积水。天光暗淡，白茫茫的水汽如同帘子般将整个院落围入了一个幽静的世界。

易风扬坐在桌前，那是一张长方的黑木桌。黑木是天原国境内天昆山脉一带所特产的树种，其生长十分缓慢，一般要花费数十年方能成材，然其质理细腻，纹路清晰，且有一种天然的清香，别具提神醒脑之用，故为入所喜，然而由于生长不易且多产于高寒之地，难以索得，是以售价极为昂贵。木桌上置放着几册书籍，一具古琴斜搁于上。他的目光却不曾停留于这些，只望着那立于窗前的中年男子，布袍宽带的男子。

※

※

※

他已有多久未曾这般专注地欣赏雨景了，在心里他这么地问着自己，带着一些儿的怪责和几分莫名的欢喜，那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啊，他感慨着。只是今日见了这番情景，却仿佛有许多古老的碎片在体内重新活了过来，心底那点点的悸动，竟还如当初一般的鲜明。

他转头望了那年轻人一眼，多么奇怪的感觉啊，这个他教了7年的学生，看起来有些儿陌生，他的面容虽然沉静，但那眼眸中分明有跳动的火焰，隐约间便依稀是当年那个跃马扬鞭的自己。他不禁有了丝苦笑，白天河啊白天河，你毕竟已经老了啊。

白天河举手推开两扇木窗，轻轻的吱呀声中，外面那一天的风雨都拥入了房中。

冷风徐度，窗上的紫色流苏迎风飘舞，细密的水珠自由自在地洒落，缀满了他的眉际。

他悠然回首，低沉的声线自有一种引人的魅力：“天翼是昨日走的吧。”他挺直的鼻梁下那深刻的轮廓中有种

沧桑的意味，微锁的眉头却透露了他内心的情感。

“是，昨日老师回来得晚，学生不敢惊扰。”

白天河淡然一笑：“也是时候了，你们总有自己的路要走，天翼我放心得很，却颇为担心你。便如今日行事，他自有果敢决断，然而你心中却非无情天地，诸事牵累，又放不下这心头的欲望，是以叫我好生忧虑。”

易风扬心中一跳，如有所悟，他抬头直视白天河，声音竟有些沙哑：“学生鲁钝，但盼有老师在旁提点一二，只愿莫惹老师生气。”

白天河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扬，你我相处7年，这7年里也着实经历了许多事，我看着你一天天的长大，心里实在是很欣慰，但盼你他日能出人头地，也不枉一身所学，可是这条路艰难崎岖，我也很为你担着心。你与天翼毕竟不是一样的人，多情自古空余恨哪。”

易风扬心中一阵感动，想起与老师相处的点滴，颇有些情难自禁。他原非名门子弟，家中父母早亡，与奶奶相依为命，9岁那年奶奶因病去世，自此孤苦于世，直至14岁那年得遇白天河方有机会接触另外的世界，心中对于他实在是感激莫名。

白天河心中一阵不舍，他在此地羁留了7年，在长风学院当了7年的客卿，固然另有原因，大半心思却也是为了此子，任天翼则是出于爱才之心方传其技艺，如今要离开此地继续自己原先的旅程，又岂是轻易能够割舍。“那年我正追寻一件秘密，到了天原城，却在一家饭馆前遇见了你。”白天河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柔声问道“小扬你可还记得那日的情景。”

易天扬不假思索地答道：“学生记得清清楚楚，是开春3月27，岁禾节刚过。”

白天河轻轻合上双目：“难为你记得如此清楚，那日我正要走进饭馆，却见饭馆前忽然乱了起来，我心想出了什么事了，便走过去看了一眼。”

易天扬的思绪被带回了从前，房中只有白天河的声音悠扬悦耳。

“却见到那么多人围着的竟然只是一个小孩，那小孩子身形瘦弱，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正趴在地上，有两个大汉在一边呵斥‘小子你服不服’，我见那孩子满脸都是血痕，不由有些儿生气，心想两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着实过头，却见那孩子手脚并用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瞪着两只